

海天诗话 民国 胡怀琛

（欧西之诗，设思措词，别是一境。译而求之，失其神矣。然能文者撷取其意，锻链而出之，使合于吾诗范围，亦吟坛之创格，而诗学之别裁也。如苏曼殊之《文学因缘》、《潮音》，马君武之《新文学》，皆为世所称道。亦有短篇断句，散见于东西杂志，或西方诗人名言逸事可资谈助者，予偶有见闻，走笔录之。东瀛本重汉诗，名手亦复辈出。搜其著作，采其精华，或可为他山之石，或以供茶余客话，其亦士君子之所许乎？作《海天诗话》，所采辑皆东瀛、欧西之诗，吾国人诗纪海外事者亦隶焉。编者识于民国新闻社。）

曼殊译雪兰《冬日》一诗云：“孤鸟栖寒枝，悲鸣为其曹。池水初结冰，冷风何萧萧。荒林无宿叶，瘠土无卉苗。万籁尽寥寂，惟闻喧桔皋。”虽由译笔之佳，而原诗情境，正可想见。

管茶山为日本诗人，著有专集。尝和唐伯虎《花月吟》二十首。日人某合唐作刊为一卷，曰《茶山花月吟》。今录茶山诗两首于左，以见一斑：“花满芳园月满空，花枝濯濯月波融。花延月色来池北，月转花阴在槛东。弄月箫传花外阁，护花铃响月前风。恨无好句酬花月，抱月聊眠花气中。”又云：“孤樽斟月坐花茵，最是花村二月春。花际月圆前夜梦，月前花比去年人。别花钱月颜看改，啸月吟花兴几新。忆得洛阳花月会，花枝带月插乌巾。

马君武译德国贵推《阿明临海哭女诗》九章，苍凉悲壮，使读者泫然泣下。宜乎威特为沙娄歌，沙娄听未终而已泣不可仰也。沙娄者，女士也。初恋威特，后嫁阿柏，威特瞰阿柏之亡，至其家，沙娄命歌，则即是诗。歌至第七章，沙娄大恸，威特掷诗于地，握手相对哭。已而复歌，然不能成声矣。其一云：“莽莽惊涛激石鸣，溟溟海岸夜深临。女儿一死成长别，老父余生剩此身。海石相激无已时，似听吾儿幽怨声。”其二云：“月色不明夜气暝，朦朦如见女儿影。斜倚危石眠不得，风狂雨急逼人醒。”其三云：“眼见东方初日升，女儿声杳不可闻。有如晚风吹野草，一去踪迹无处寻。”其四云：“死者含哀目未瞑，只今独余老阿明。阿明早岁百战身既废，而今老矣谁复论婚姻。

”其五云：“海波奔泻涌千山，怒涛飞起落吾前。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，独望沧溟一永叹。”其六云：“又见斜月灼耀明，又见女儿踟躅行。儿声唧唧共谁语？老眼模糊认不真。”其七云：“女儿忽随明月去，不忆人间遗老父。老父无言惟有愁，愁兮愁兮向谁诉。风若有情呼我醒，风曰露珠覆汝此非汝眠处。

”末两章云：“噫！吾命零丁复几时，有如枯叶寄高枝。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，见我长眠海之湄。”“吁嗟呼！海岸寥空木叶稠，阿明死骨无人收。”

别所松阴名一郎，日本播磨人。《秋日田家》云：“霜风临水满前坡，园柿联珠累累多。野老不关风景好，斜阳映处曝耕蓑。”词句清新，能写出田家风景

。然自吾人视之，于前二句稍嫌其俗。且若出吾国人手，则四句“映”字必不用，“曝”字必为“晒”字，于此等处一见知为日人诗。惟永田南溪《春晚》云：“雨雨风风春一梦，柴门深处落花多”，则置之吾人诗中，可乱楮叶矣。南溪名仁介，大坂人。

田边樱桥，名敬信，日本山城淀人。诗极冷峭。《过淀城旧苑》云：“颓栏仅认旧繁华，歌舞场边栖老鸦。冷雨一庭人不见，秋风独立断肠花。”

某君尝译西人诗，有“天末风雨来，归鹭急如箭”二句，甚佳，惜不得全篇耳。

寿州李警众，以孙毅任《东游吟草》一册寄示。中有《居箱根》绝句八首，方一展诵，烟云树屋，历历在目，录之以当卧游。诗云：“大矾西过草如茵，骄色低笼国府津。一路野花看不断，气车安稳载吟身。（大矾、国府皆东海道驿名。）”“天际朱霞荡晚晴，海波尽处乱峰迎。小田原畔寒芜长，绿过丰家一夜城。（丰城秀吉筑一夜城于小田原。）”“树底幽禽时一声，尘心磨洗道心生。两山突出如栏路，人在羊肠曲处行。”“怪石寄峰并作秋，小桥一角枕寒流。就中位置笼云馆，万木无声绿到楼（宿笼云馆。）”“炎天赤日都忘却，小坐南窗纳晚凉。无限相州好风景，一齐收拾入山房。”“暗风吹瀑浇檐前，山色空蒙月不圆。四幅芦帘齐卷起，夜深列炬看飞泉。”“最高顶上阻登攀，变幻云烟一日间。难怪生居伊豆国，嘉名新署‘小骊山’。（箱根属于日本伊豆国。）”“未能长此谢风尘，揖别山灵转黯神。天际白云云外树，一齐排着送行人。”

日本今川竹溪《秋日送友人》云：“残柳萧疏满岸秋，短条不复击离愁。江楼酒醒人方远，十里烟波一叶舟。”风韵绝佳。

英国诗人弥尔敦，晚年失明，著作多口授其女公子手写，一何类中国左邱明。文人多厄，中西一辄。邱明犹输弥氏无此好女子也。

英国肯斯里西作小说与诗，善摩写小民疾苦，能使读者陨涕。彼国贫民率爱读之，而富人视若仇雠焉。其《三渔翁》一诗尤有名，吾国有译之者云：“三个渔翁投海去，海天初日出烟雾。捕鱼辛苦为妻儿，小刃直犯风涛怒。”其二云：“妻儿在室望归人，潇潇暮雨云气昏。万象惨黯翁不返，哀哉已去逐波臣。”其三云：“须臾雨霁天气清，惟有死者不复生。生者无依痛欲绝，恍闻死者话别声。”阿短里乃伯梯者，美国善歌者也。登坛而唱，聚听者数万人。有富人家产百兆，亦与焉。邻一教师问曰：此歌善乎？富人曰：否。余五十年前曾听三歌，至今犹不能忘。三歌者，一曰某某，三曰某某，其二即肯氏《三渔翁》诗也。盖富人少亦业捕鱼，其妻尝为歌此诗。妻死三十年，遂不得复闻。然境易时迁，而声犹在耳。甚矣！声音之道感人深矣。

番禺高冠天为余言，西人诗大半激发人之志气，或陈述社会疾苦，字句不嫌浅易，而以能感人为归。求之吾国诗人中白香山之讽谕，庶几近之。其言甚是。芬兰文豪亨勤克斯差科，生平作文必以红墨水，他不用也。脑威伊布新翁，以文名，属稿时案头必置泥人数枚，非然者文思即塞，终日不能成一字。走入醋瓮，撚断别须，为吾国诗人奇癖。然观亨伊二人事，此癖岂中国人所独有哉。王紫诠（韬）诗言日本妓女事者甚多。《芳原新咏》云：“第一楼中第一人，春花作貌玉精神。紫云几效樊川乞，惭愧东来眼界新。”“又云：“阿玉初鬟最擅名，腰肢轻亚艺尤精。弓身贴地衔杯起，羊侃家中尚数卿。”又云：“唇脂狼藉复涂金，云鬓花枝不上簪。最是舞裙斜露处，双趺如雪似观音。”又云：“当筵音调听咿哑，推手琵琶来却手琶。乐器看来浑不似，不烦纤指拨红牙。”《赠墨川茶亭女子》云：“窈窕佳人惯折腰，已看装束十分娇。只教司茗不司酒，遣与王郎伴寂寥。”《席上赠角松校书》云：“姊妹花开擅并名，风流才调果倾城。秋波无限消魂处，媚眼天生百种情。”又云：“雪作肌肤玉作容，艳名早已噪京东。新桥春色惟卿擅，万绿丛中一点红。”《樱花七咏》，作者自署麟角，赋樱花之佳什也。序云：“日本樱花，他土所无，故其国人崇为王者。略似桃及海棠，而色相多变，红紫绛白各别，自一重至八重，次第开放，夭秾尽态，数日儵谢。余尝戏譬此都女容，拟为诗以形之，忽忽五六年不果作。今者将去此，是别此花时矣，终不可无诗。爰托比兴，咏成七章，唐突东施，谅无罪焉。”诗云：“东皇昨夜绛云轺，已有花旂向日招。不与八重樱次第，九重春色二重桥。（桥在宫城外）”“效颦且莫陋东施，和露含英擅妙姿。自惯倾人城与国，日光满照夺燕支。”“纷纷红粉斗铅华，胎荡丰神入狭斜。别有玉颜工舞雪，凝妆错认汉宫花。”“春怀乍解不知愁，开谢无端太自由。休把桃花比轻薄，可怜弱水任东流。”“飘茵堕溷未堪攀，仕女图开玩汝颜。对面却嫌脂粉污，回波顾影镜奁间。”“万花如海下书帷，无奈邻家一笑窥。惆怅东风不成醉，感时泪血落樱吹。”“中原芳讯凡不堪探，绿惨红愁月二三。正是小楼春雨夜，落花流水梦江南。”又一绝云：“瞽眼优昙暂现身，空华无实漫争春。终知锦绣收场日，一劫沙虫付美人。（曩者日人以樱花千百种移赠美国，美之植物学家，审其中有害虫，遂一炬摧之。）”

日本野上冈肠名泷三，《初秋》云：“爽气何来袭碧纱，一番秋色上篱笆。稍知炎日无威力，亭午牵牛犹有花。”牵牛花畏日，故云。确是初秋光景。

多美生者，欧洲之诗人也。有《四时诗》传诵于时，既而因负债被拘。忽有人访于狱中，自称负多百金，愿偿之。多初不识其人，细询之乃知为伶工，读多《四时诗》而爱之，愿以百金为寿也。多既得金，遂以出狱。文人落魄，乃得知己于伶工，多美生可无恨矣。

日本人为汉诗，擅长者惟绝句。绝句中五言尤佳，七言声调稍逊。若为律诗，则格律谐者盖鲜。近见田边碧堂诗，律诗为他家所难及。如“人乘白云去，诗与碧山留”、“禅心余芍药，松色上袈裟”等句，皆极工稳。

日本人诗本学中土，号为能手，亦不过似宋元而止，唐以前则未窥门户。黄公度《日本杂事诗》所谓“几人汉魏溯根源，唐宋以还格尚存。难怪鸡林贾争市，白香山外数随园”者是也。余作《海天诗话》，多搜日人诗，非扬之也，亦以见中土文学传播之广耳。

谦吉士史者，日本女子也。所为诗清新秀逸，为彼邦诗人所难能。《游西京莲花王寺》云：“拥出红尘外，栏前翠不雕。小楼临水面，高阁隐山腰。岫邃云犹懒，花垂枝更娇。我来游佛地，尘念顿然消。”《三十三间堂》云：“占断三春景，梵宫无点尘。禅堂三十院，佛相一千身。贝叶由来古，莲花别有春。老僧持麈至，相与话前因。”

梵文微妙瑰琦，论者谓更出汉文之上。《文学因缘》、《潮音》各载梵诗，转录之以贻读者。《沙恭达纶》云：“春华瑰丽，亦扬其芬。秋实盈衍，亦蕴其珍。悠悠天隅，恢恢地轮。彼美一人，沙恭达纶。”又云：“星耶峰耶俱无生，浪撼沙滩岩滴泪。围范茫茫宁有情，我将化泥溟海出。”《乐苑》云：“万卉匝唐园，深黝乃如海。嘉实何青青，按部分斑采。郁郁曼皋林，井闾竦苍柱。木绵扬朱唇，临池歌旁喻。明月穿疏篁，眉妩无比伦。分光照菡萏，幻作一瓿银。佳人劝醇醪，令我精魂夺。佗贻复佗贻，乐都长屑屑。”诸章皆出曼殊手译。末诗原附跋语云：“梵土女诗人陀露哆，为其宗国告哀，成此一首。词旨华深，正言若反，嗟乎此才，不幸短命。译为五言，以示诸友。且赠其妹氏于蓝巴干。蓝里干者，其家族之园也。”

裴伦《哀希腊》诗，凡三译本：一梁任公，二马君武，三苏曼殊，而三本各异。梁译仅首二章，见《新小说》；马译、苏译各见《新文学》、《潮音》。今录马苏二本首章于左，以见一诗随译者而别，全豹有原书在也。君武译云：“希腊岛，希腊岛，诗人沙浮安在哉？爱国之诗传最早，战争平和万千术。其术皆自希腊出。德姿飞布两英雄，溯源皆是希腊族。吁嗟乎！漫说年年夏日长，万般消歇剩斜阳。”曼殊译云：“巍巍希腊都，生长奢浮好。情文何裴亶，荼辐思灵保。征伐和亲策，陵夷不自葆。长夏尚滔滔，颓阳照空岛。”

日本伊藤桑阴《荷桥小望》云：“桥外晓风荷气清，香烟笼月月微明。渔舟忽触水禽梦，十里洲头花有声。”三句“触”字，无人道过。桑阴名万枝，土佐人。

日本伊藤博文以政治称雄亚东，而不知伊亦善诗，兴酣落笔，目空一世。尝有句云：“高楼把酒看明月，天下英雄在眼中。”可想见其气概。伊藤又自夸曰

：“吾醉卧美人膝，醒握天下权。”伊藤之游满洲也，韩人安重根逆而狙击之。安亦有诗云：“男儿自信头颅好，要为伊藤吃一刀。”伊藤之诗，确为伊藤诗；安重根之诗，确为安重根诗，他人不得窃而有。

《人生几何歌》，西人阿乃作，闽人某译为中文云：“人生斯世兮何为？流星陨兮浮云飞。如电流兮如浪卷，入世汝如行客兮入坟汝归。栢与柳兮青青，有日兮飘零。无老无少兮无贵无贱，同埋黄土兮同为灰尘。”字字悲凉，使人读之增无限凄恻。

达奥尼雪者，细细利之王也。喜为诗而不工，人不敢言其短。非洛克孙以诗名，达欲得非一赞以为荣，出诗示之。非一一指其疵不少隐，达怒置之狱。已而释出，赐之宴。席上复问诗何若，非顾左右曰：可仍送我至狱中。

植田和山，名喜三郎，日本大和人。《芳山怀古》云：“玉殿金楼耸半天，一朝荒迹付云烟。东风满地春如海，欲向樱花问往年。”森川芦舟，名三次郎。

《秋日杂诗》云：“西风飒飒打窗寒，梦忽惊时夜已阑。四壁虫声鸣不歇，闲愁和雨上眉端。”皆不愧为作者。

或谓文学不可译，此言未必尽然。文学有可译者，有不可译者。能文者善于剪裁锻链，未为不可译。若据文直译，则笑柄乃见矣。相传英人译中国“驰骋文场”四字为“书桌上跑马”，如此安怪夫或之言。以予所见，英人译李白《子夜歌》一诗，“总是玉关情”一句，“玉关”即译其音，不可谓错。然华人可按文而知玉关为若何地，英人不知也。此句精神已失。推此意，吾国人译西文，亦犹是。大抵用典愈多，愈不可译。如义山《锦瑟》一诗，虽使义山解英语，以其意口授摆伦，命译为英文，与原文丝毫不差，吾可决其不能。此文学之不可译者也。然欧西诗人思想，多为吾国诗人所不能到者。如某君译《晚景》诗云：“暮天苍紫若洪海，枯枝乱撑如珊瑚。”此种境界，若不读西诗，谁能悬想而得？故取其意，以吾词出之，斯为杰构。又英人诗有譬清天如浅草之场，而白云片片，舒卷天际，若群羊之游戏草场者。然此意若以韵语写之，亦为绝妙之诗，而为中土诗人所未道过者也。孰谓西诗无益于我乎？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；或取一句一节之意，而删节其他，又别以己意补之，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，上也。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，次也。按文而译，斯不足道矣。昔某君尝为予言，学一国文字，如得一金矿，其言谐而确。然余谓既得金矿，尤当知锻链，不然金自为金，何益于我哉。此言然否，愿质之通人。

饭岛雪堂《秋日过山寺》云：“一径斜从树外通，吟筇来叩溪南寺。木鱼声断夕阳寒，秋老白云红叶里。”太田桐雨《初冬散步》云：“林疏霭霁出遥峦，此日郊游眼界宽。一路西风吹不断，芒花如雪夕阳寒。”两“寒”字，为中

土诗所未道过。

秋山玉田《古意》云：“愿作弦下瑟，莫作瑟上弦。弦故离郎手，瑟故在郎前。”又云：“妾心如浣素，郎心如洗红。浣素素愈白，洗红红渐空。”《前溪女》云：“莲子可为餐，莲叶可为衣。如何前溪女，独采莲花归？”《夜度娘》云：“侬来愁月明，侬去愁霜积。愿如梦中身，来去无影迹。”意巧词拙，洵不易能。

秋山又有《春别曲》云：“长洲芳草绿，送郎从此去。日暮春潮来，不见送郎处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美人下空阶，犹掩水纨扇。忽被轻风吹，容易见半面。”亦佳。

吾友闽人某，译阿乃《明星诗》三章，而其末章最佳，为录于此：“明星汝在天，俯窥我罗帷。汝目悬终夜，直至上朝曦。”又云：“悬空吐光芒，疑是金钢石”，则与李白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同一着想矣。

摆伦者，英国之诗豪也，论者比之中土李白。伦所为诗，《新文学》、《潮音》诸书均载之。《潮音》又载撰伦年表一帙，有英文，无华文，不知英字不能读。予于他本得撰伦年谱一卷，编者曰胡适之。为录于此，以贻吾国人之慕伦者。

一七八八年 正月二十二日摆伦生于伦敦。生数月其母见出，遂携儿徙居苏格兰之阿褒廷城。摆伦与母居此城凡十年。

一七九八年 十岁。摆伦之叔死，以遗产与伦，并袭男爵。

一八〇一年 十三岁。始入赫洛小学。

一八〇五年 十七岁。入康桥大学之特里特学院。

一八〇七年 十九岁。印行其所著之诗。

一八〇八年 二十岁。得学位。时有苏格兰之《伊丁堡杂志》，评摆伦之诗，颇涉苛求。摆伦大怒，乃著俳体诗，曰英之诗人与苏之杂志记者以驳之。摆伦既受此激刺，乃肆力于文学。

一八〇九年 二十一岁。摆伦始游于欧洲大陆，由西班牙而东，至于希腊。

一八一二年 二十四岁。归于伦敦。印行《少年赫洛尔》之第一、二卷。（此为摆伦第一名著。赫洛尔盖摆伦自况也。）此诗一出，举国若狂。摆伦之名乃大震。

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五年 此四年中摆伦之名大著，英伦人视之如神。

一八一五年 二十七岁。是年正月娶于密班氏。

一八一六年 二十八岁。印行《少年赫洛尔》第三卷。是年与其妻离婚。初摆伦素不羁，有女奴之目。既娶于密班氏，未久即反目，遂致离异。此事一出，舆论大哗。争薄摆伦之为人，众口交詈，摆氏遂不容于社会。摆伦曰：“摆

伦乃不适于英国耶？否则英国不适于摆伦耳。”遂以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去国。后此乃不复返。

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三年 此七年中摆伦居于瑞士意大利二国。

一八一八年 三十岁。印行《少年赫洛尔》第四卷。

一八一九年 三十一岁。印行《唐蒋》第一、二卷。唐蒋为摆集第一长诗，共分十六卷，约十八万言。近人所译之《哀希腊》歌，即在此中。

一八二一年 三十三岁。印行《唐蒋》第三、四、五卷。

一八二三年 三十五岁。印行《唐蒋》第六卷至十六卷。是年七月四号，摆氏去意大利，渡海助希腊独立。

摆伦生于美洲革命（一七七六年）之后，法国革命之前，醉心自由，尝游于希腊半岛。时希人处于土耳其苛政之下，几四百年。摆氏徘徊凭吊，反复咏叹，若不能自己。其后千八百二十一年，希人起独立之军，摆氏自耻徒以词笔鼓舞希人，遂渡海相助。既至，希人授以一军，未及战而摆氏病矣。

一八二四年 三十六岁。正月二十二日病中作生日诗十章，此摆伦绝笔诗也。四月十九日，摆伦卒于米郎该军中。死时，犹大呼“勇往无畏”者再。呜呼伤已。

又尝见适之译德国诗人亥纳诗一章云：“高松岑寂羌无欢，独立塞北之寒山。水雪蔽体光漫漫，相思之梦来无端。梦中东国之芭蕉，火云千里石欲焦。脉脉无言影寂寥，欲往从之道路遥。”原有序，略谓亥纳生于一七九七年，卒于一八五六年。善为小诗，敦厚悱恻，感人最深云云。吾读此章，凄顽哀艳，洵非名手不办。

日本近人所为律诗，有甚佳者，亟录于下。三谷耕云（仲）《访峻峰上人于妙法华寺，酒间次上人近制诗》云：“延吾方丈坐，鸭炉微吐烟。林泉丽于画，主客静如禅。云影浮杯底，斜阳逗塔前。蓬壶诘须问，无事即神仙。”春日柳堂（谦）《莲华院》云：“华雨维摩室，空中散妙馨。岚光四围紫，松气六房青。鹤啄斋余饭，猿闻定后经。天风鸣洞窟，暝色堕幽庭。”鸟居雪田（简）七言律云：“市远菜蔬才侑酒，居幽鸡犬别成村。”渡边西峦（昌）七言律云：“岳雪渐添双鬓白，市灯偏照一衫青。”

胜岛仙坡名翰，尝以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为韵，作古诗七首，状景颇工。兹录其一，以见一斑。诗云：“岩壑送迎忙，步步烟景异。回林溪风飒，蓦地卷空翠。山魈拉猿行，本客将鹤至。乍看千仞泉，直从峭壁坠。愿兹营草堂，永卜隐栖地。”

日本人学汉诗，善为绝句，于律诗多不工。昨见有远藤瑞云者，有《首夏同美洲皎石过球磨河，宿翠岚楼》数律，不得不谓为佳构。撮录四首如下：“猿啼

不知处，两岸结崔嵬。水抱乱峰去，樵过危栈来。轻舟翻雪浪，空谷发寒梅。有似蚕丛路，谁凌太白才？”又云：“水阁寻春到，东风入曲榭。梅花埋涧白，松气涨潭青。移棹惊鸡束，担产可茯苓。临湍时徙倚，樵唱隔云听。”又云：“浴罢振衣立，恍疑身欲仙。温泉净如镜，乔木郁参天。当槛乱流响，傍溪修竹娟。山家知近午，隔崦扬炊烟。”又云：“云晴疑有雨，空翠洒人衣。群壑生灵籁，虚檐挂晚晖。寒林飞鸟没，石径老僧归。山气方回薄，钟声出翠微。”“梅花、松气”一联之“埋”字“涨”字，“虚檐挂晚晖”之“挂”字，绝佳。

神波即山名桓，日本尾张甚目寺僧也。诗画皆工。七律云：“桥市人归垂柳雨，寺楼春倚落花风。”风韵甚佳。

日人日下部鸣鹤，尝游中国，所至纪以诗。《自苏州至杭州舟中》云：“十日蓬窗十日闲，梦魂每落翠微间。遥青一抹好眉样，知是西施湖上山。”

藤崎桐阳名光照，字长训，日本江州日野人。擅书法，诗非所长。偶一为之，亦复清新可诵。《江村》云：“双双凉雁语陂塘，隔水青山淡夕阳。渔叟获鱼何处去？酒家门外寥花香。”

日人渡边兰谷，著有《远明堂集》，中多佳句。如《郊行》云：“课余移步去，野绿未深中。避石笋斜出，穿林路仅通。诸村分远近，一水划西东。多贺城何处，松梢认梵宫。”又“楼高云压座，窗破日当筵。秋声争古树，暮色领荒村。”

《说剑堂集》中《西海纪行》卷、《天外归槎录》各一卷，潘兰史（飞声）游德时所作也。壬子之秋，余识兰史，获读是卷，因摘卷中诗以实吾诗话。《宿郭木湖客馆》云：“山光水色到帘分，粉壁楼台绝点尘。好是薄寒天欲雨，行人八月宿湖滨。”《从芦干湖看山，至卢在城湖上》云：“朝辞郭木湖，匆匆作晨餐。火车天上行，倏忽渡芦干。芦干二千尺，绕湖皆峰峦。山形若Σ，水势为郁盘。但见空翠流，化作风雪寒。入山已半日，衣上绿未乾。破石入山洞，出洞云漫漫。湿霾瘴草木，天地白一团。其时只八月，棉衣尚嫌单。我为下车詹，倚枕听风湍。渐觉心神怡，不知行路难。山城落日晚，镫市灿可观。且投客邸宿，寄此吟魂安。明日湖上山，招我车中看。”《宿卢在城客馆》云：“火车迢递过芦干，第四连城水上看。客自解装添酒量，此身才受万山寒。”《舟过丁萨湖得句》云：“未斩长蛇西海中，腰间闲却淬芙蓉。湖神似慰能诗客，解愠凉吹百里风。”《别红海》云：“果然天外客，重见旧名山。击楫鱼龙侧，归槎霄汉间。高斟银凿落，远别玉孱颜。何日楼船下，铁门来叩关。”

日人田园一斋，著《子规亭诗》二卷，中多佳什。《四月十八日上稻荷山小饮

得晴字》云：“冯高仍斗酒，树色隐层城。归鸟林腰暮，残花谷口晴。寺遥双塔出，海阔一帆明。节物催朱景，新蝉已有声。”《访庸山》云：“平川屈曲绕坡斜，万顷西风稻花。此路惯来还认得，半村黄叶是君家。”《蝉》云：“饮露身全洁，吟风韵更幽。不知催底事，来报一声秋。”《雪后与随斋饮潮鹤楼得书字》云：“城市才风雪，穷途近岁除。百年歌哭里，万事醉狂余。冻雀寒无语，诗朋夜有书。浊醪容我辈，笑问欲何如？”《望海亭》云：“极浦笼烟树，遥天横寸碧。沧波落照外，一点春帆白。”《圯桥》云：“我步月亦行，月行影相及。诗思敲不稳，更向小桥立。”《十一月廿八日郊行漫占断句》云：“溪澄梅影瘦，野暖鸟声春。”

尝见俞曲园纂《东瀛诗选》数十卷，书肆索价甚昂，力不能置。此中必多佳构，而困于囊涩，为可叹也。

《海山词》亦潘兰史在德时撰，中多记彼邦山水美人。择录数首于左，以见一斑。《一翦梅斯布列河春泛》：“日暖河干残雪消，新绿悠悠，浸满阑桥。有人桥下驻兰桡。照影惊鸿，个个纤腰。绝代蛮娘花外招，一曲洋歌，水远云飘。待依低和按红箫，吹出羁愁，荡入春潮。”《碧桃春夏鳞湖在柏林西数里，松山低环，绿水如镜，细腰佳人，夏日多游冶于此》：“山眉青抹一奁烟，湖平花满天。罗裙香影漾红船，凌波人是仙。风絮外，醉魂边，层楼灯又燃。画筵歌舞系归舷，鸳鸯眠不眠。”《捣练子与嬉婵女士游高列林，林有酒楼，临夏菲利河，极烟波之胜》：“河上路，翠福_十。万点苹花逐_自风。缥缈楼台如画里。卷帘秋水照惊鸿。”《虞美人书眉雅女史扇》：“琼楼百二银窗启，亲见神仙倚。柳腰风最轻轻。我到海山才识许飞琼。

香肩几度容偷傍，脉脉通霞想。代披琼扇写新词，也似万花低首拜琴师。（女授士来柏林，曾与诸女琴弟子约余琴会。）”《点绛唇白湖夜游》：“湖雨湖烟，晚来秋色明如镜。踏歌声静，月唤凉花醒。小小兰舟，短短兰桡并。晶窗净，柳丝交映，绿上风鬟影。”《菩萨蛮独游莎露园》：“绿窗晴日浑愁渡，啼莺劝我寻春去。间过杏花时，春浓客不知。明湖垂翠柳，绝忆蛮腰否？飞过两鸳鸯，如何不断肠。”前调《宿威陵》：“飞车穿过层云湿，长河度口烟波黑。今夜宿山村，水风寒到门。

蒲桃供浅醉，短烛酣清睡。梦里见烟鬟，吹愁上碧山。”《蝶恋花山道写望》：“簇簇螺鬟窥玉镜，杨柳如烟，画出烟波景。镜里楼台花竹映，隔花似见风裳影。

如此溪山称揽胜，触我寻思，商略归帆整。归去陂塘谋半顷，招邀红袖撑烟艇。”

《国学丛选》载器俄《妙龄》五章，系高君平手译。器俄为法国小说大家，吾

国人多知其名。此诗译笔亦绝佳，亟为录之。君平名均，金山人。诗云：“妙龄最难得，慎莫羨壮年。壮年多辛苦，哀乐生憎嗔。欢笑多假意，不及汝涕涟。”其二云：“少小不知愁，年去谁为惜？有如长天风，去去到无极。欢声入寥冥，海鸥逐波没。”其三云：“吁嗟彼妹子，聊复少悲思。汝年正朝葩，春风发天涯。花枝始欲茂，攀折须及时。”其四云：“年华一已长，运厄多悔咎。结友肝胆倾，覆手盟言负。欢场乐事多，叹息不忠厚。”其五云：“司命纵难遣，薄言且娱忧。容颜正娇好，烂漫双明眸。秋波映天光，慧心露欲流。娱忧且笑乐，无使颜生愁。”

蒋观云（智由）《居东集》二卷，清光绪丙午、丁未间旅东瀛作，纪彼邦山水者十七八焉。《芦之湖》（湖在箱根山顶，广数十里，倒影富士一峰，流出为早川，过堂岛、塔之泽诸处，皆急流也。）云：“翠锦屏开明镜烂，光摇万丈雪螺寒。群山深处波澜静，流向人间便急湍。”《夜宿堂岛》（悬岩壁立，两崖蹙迫，杳暗。奔溪激磐石间，有温泉。）云：“堂岛溪前山月明，两崖见嵌数秋星。白波夜色喷如雪，壁立重岚暗似城。”《由修善寺越[A09G]至伊东》云：“路入重崖拂翠烟，一山界破两青天。左瞻富士前东海，跃马羊肠过冷川。”《志太温泉》云：“山如低蔓翠交加，崖色岚光扑户多。人倚画楼晴雪海，正开一院红藤花。”《奈良》云：“乔木苍苍暗夕曛，一山浑似笼春云。山中何有有麋鹿，结队来游数十群。”诗多，不尽录。仅此数章，溪光岚影，亦足见一斑矣。

兰史有《柏林竹枝词》，某君有《伦敦竹枝词》，剑华有《东京竹枝词》，莼农有《南洋竹枝词》，余别辑为一编，此书限于篇幅，概不采入。